

王汶石文集

(第一卷)

WANGWENSHI WENJI

陕西人民出版社



时代需要新人（代序）

王汶石

人问，在您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您何以如此执著于写新人？

我说，很简单，在我青少年时期，我的亲爱的祖国，正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痛苦地呻吟，帝国主义列强对我神州大地，由百年来不断的侵吞瓜分到把铁与火全面的强加在它的头上。我的同胞，由百年来不停顿的抗争到发动全面抗战；从战胜外来侵略者到取得全国解放。终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谁能说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有多么重的分量，它包含着多少鲜血，多少生命，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它是用无数“最可爱的人”的肢体铸成的！

一个新的中国诞生和建设起来了。它，是在一块极其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在战争废墟上，在被国际反动势力封锁围困中建立起来的。它从一无所有，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农业、强大的工业、强大的国防，直到举世震惊的原子弹、氢弹爆炸，火箭卫星上天，又包含着多少人的无私奉献，劳苦和血汗，聪明和才智，以至健康和生命！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以至后代的作家艺术家们，有责任记录下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辉煌，记录下那一辈又一辈为着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们的生活，塑造出他们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并以他们为榜样，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鼓舞人们推动历史前进，为美好的未来而献身。

或问，进入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兴起一种所谓寻根热，即搜寻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于是，人们竞相描写中国人的原始、野蛮、粗鲁、愚昧，把人性中种种令人恶心使人觥觫的品质，集中起来，装配出一个个不堪入目的丑陋的中国人，并不无象征地把其放在黄河源头，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以博取最大限度的轰动效应。一时间，一些耐不得寂寞的文艺家，也改弦易辙。而那些坚持描写革命英烈和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也的确遭到某种冷落。回首往事，面对当前，你会不会也有点儿后悔？

我说，那怎么会呢！如果说也有点儿后悔的话，倒不如说有点儿遗憾和愧疚。我遗憾自己所写新人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特别是不曾写出那叱咤风云的英雄的形象，和在和平建设时期，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新人的艺术典型。我们不

是忘恩负义的人，面对他们，面对这一时期的辉煌历史，我们的欠账不是太多太多么？

或说，你这样讲，对那个时代来说，也许是有道理的，可现在不同了。那个时期，中国刚刚经过一场解放战争的伟大洗礼，又经过一场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又经过三大改造运动，全国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共产主义的理想深入人心，无论城市乡村，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普及深入，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根本的改变，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大量涌现。人人讲原则，讲集体，讲无私奉献，讲舍己为人，讲艰苦奋斗，讲为人民服务。那时候，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欺诈，没有强暴，万里神州，处处充满安全感，信任感。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面貌，为历史上从未有，也为外部世界所没有。就总体而言，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代新人。但是，如您所知，现在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品德可是大不一样了。

我说，是的，由于教育的失误，社会风气的确变得让人痛心。种种坏事，如果一件件数点起来，几乎可以说是没完没了。如果概括到一点，我以为最深沉最悲哀的是人们丧失了羞耻感。为了捞取金钱或其他种种享乐，甚或为了某种发泄，什么样的不顾羞耻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种种稀奇古怪的坏事都可以想得出来干得出来。

一个人，如果丧失羞耻心而不觉醒，这个人迟早会完蛋；一个国家，如果不顾羞耻成了社会风气而不急思改变，这个国家迟早也会完蛋。

无耻，仅仅依靠法治是治不好的，仅仅靠严打也是打不掉的。法治应当更严肃认真，严打的力度应当更加强，但最佳的

选择，还应是唤回人们的羞耻心。文学艺术对此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们有必要把那些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坏人和坏事揭露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支持那种揭露和鞭挞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无耻之徒的贪婪、残酷、原始、野蛮、粗暴、愚昧、落后的种种心态和嘴脸，让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那副尊容丑陋而恶心，自觉有必要采集些树叶来，把自己那见不得人的部分遮盖起来。然而，更重要的，还是要给他们以示范，引导他们逐步向社会主义文明生活靠近，再靠近。

事实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依然不缺少那种品格高尚的人。这是一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而又肯艰苦实干的人，正是他们带领着亿万群众为共同富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祖国推向空前繁荣。文学艺术有责任塑造好他们的光辉形象，照耀人们生活的道路。

当代中国人毕竟受过长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崭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熏陶，精神深处依然保藏有新人的情愫，只要有合适气候，那暂时蒙上的灰尘，无论厚薄，或迟或早都会消失，重新闪射出它那金色的光芒。社会主义的中国前途无量，具有社会主义文明教养的中国人前途无量。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应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而献力。以我的理解，这也就是主旋律。

1994年7月·西安



目 录

短篇小说

风雪之夜	(1)
卖菜者	(16)
土屋里的生活	(45)
春节前后	(68)
套绳	(89)
老人	(112)
春夜	(132)
大木匠	(160)
井下	(185)
在白烟升起的地方	(208)

蛮蛮·····	(225)
米燕霞·····	(239)
村医·····	(252)
卢仙兰·····	(256)
新结识的伙伴·····	(266)
严重的时刻·····	(281)
夏夜·····	(301)
新任队长彦三·····	(324)
沙滩上·····	(349)
通红的煤·····	(383)
挥起战刀的炮手们·····	(406)
种地的人·····	(429)
《风雪之夜》1959年版后记·····	(451)
《风雪之夜》1977年版后记·····	(457)
《王汶石小说选》1996年版自序·····	(462)

散 文

寄语风陵渡·····	(465)
喇叭鸣不住·····	(470)
访伍道什字·····	(473)
友谊交响曲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	(479)
卢蒙巴被谋杀了·····	(482)
支援越南，反击美帝·····	(485)

夏令营里话“长征”	(487)
西安漫语	(492)
哀悼茅盾导师	(494)
我的装备	
——陕北生活琐记	(499)
随校走，去凤翔	
——竞中生活一页	(505)
假如再给他十年	
——悼石鲁	(509)
湘子庙的怀念	(516)
尚留诗恨在人间	
——怀念柯仲平同志	(524)
小米的遐想	(536)
常忆常新	
——祝贺《人民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	(539)
无言的永别	(543)
我的第一个向导	(556)
壁舟，您走得何其匆忙	(567)
忆楼观旧游小记无忧	(574)
绿沙吟	(576)
祭鹏程	
——悼杜鹏程	(580)
一平，我们喜欢您	
——怀念战友苏一平	(585)
李卜	(590)
延安文化沟	(592)

长长的追忆之流

——回忆张寒晖同志…………… (594)

少年英雄（战地通讯）…………… (611)

贵有真情

——《王汶石散文选》初版序…………… (615)



风雪之夜

一九五五年的最后一天，我跟乡支部书记杨明远同志，到靠近河岸的一个小村庄去。

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巍峨挺秀的秦岭消没在浊雾里；田堰层叠的南塬，模糊了；美丽如锦的渭河平原也骤然变得丑陋而苍老。

东北风呜呜地叫着。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黄尘蒙蒙，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就是骄傲的大鹰，也不敢在这样的天气里，试试它的翅膀。

风里还夹着潮湿的海洋上的气息，这是大雪的预兆。

我们是早饭后到村的。社员们正忙着装配高温沤肥坑。拉大车的、推小车的、挑水桶的、扎草把的，来来往往，紧张而热闹。天虽冷，却有不少人只穿着单褂子。生产委员王振家，甚至敞着衣襟，露着胸膛，就这样，头上还冒着滚滚的汗珠。

人们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王振家喊：“支书，看我们的劲头怎样，热火不热火呀？”

支书喜得合不拢嘴：“好哇，穿上衣服吧，小心着凉！”

振家答道：“不这么干不行啊，天阴得很重，下雪前，得把这些沤肥坑全部装好呢！”

支书小声对我说：“看！社员的行动，就是对社的最好检验哪！”

支书的任务，是来验收这个新建社的。验收新社，原是区委会的事；由于今冬农业社发展得出乎意料的迅速，只月余时间全区就基本合作化了；而许多老社，又追着支部，催着区委，要求转高级社。区委会实在忙不过来。那么多新社，别说详细验收，就是到各社去巡视一趟，也需要许多时间；而时间，又是多么不够用啊！就像区委书记严克勤同志说的：“搞不好，‘时间’就要‘脱销’了。”因此，区委会作了决定，由严区书亲自主持，召集各乡党支部参加，作了一次验收示范工作；然后，拟出一个详尽的验收提纲，委托给乡支部去做。

严克勤同志那种对事严格的作风，在全县的干部中是很有名的，对验收工作自然也不例外。各乡支书离区返乡前，他又花了多半夜的工夫，和支书们举行了一次谈话会，研究了各乡的突出问题，并且警告在座的支书们说：“年关难过，咱们还欠群众几笔账哪，要在年前付清，就还得多加油。你们验收过的社，区委会要抽查的。”他问大家对区上有什么要求。有几个支书开玩笑地说：“别的倒没有什么。就看区上能不能多发一点儿时间给我们！”严克勤同志摇着头说：“不行，这不能供给，连我们自己还不够分配啊！只好靠你们自己了，有什么办法呢？跑步吧，加油赶吧！”

乡支书杨明远今天就是从铁道旁赶到河岸来的。

验收的工作，进行得很细致，召开了贫农会，中农会，又进行了个别访问。中间一直没有停歇，直到天黑，才吃午饭。

饭后立刻召开建社委员会。在会上，支书提出几十个问题，盘来问去，仿佛他是专门跑来找岔子似的。这使我想起，在三级干部会上，杨明远发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我说过的：“杨明远这几年进步很快，他完全学着他们区委书记的样子，认真、顽强、钻劲儿大。”

验收结束时，夜已很深，满村喔喔的鸡叫声。雪，从黄昏的时候下起，现在越下越大了。

杨明远打算回去，社主任王槐旺挡住他说：“不行，夜深了，风雪也太大！”

我知道，明远昨晚上在铁道北时差不多一夜没睡。我看见他站起来时就像喝多了酒似的，有些站不稳当，“明天走吧！”我劝他。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区书明后天就从县上回来了，有新任务——咱们去看看路吧！”

屋外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树木折裂着，风狂号着；那滚滚的狂风，卷着滔滔的雪浪，在街巷里疾驶猛冲，仿佛要在瞬息之间把整个村庄毁掉似的。道路全被雪盖住了。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杨明远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他决定留下来。

这时，旷野里，远远地闪着一条手电筒的光带，时北时南，仿佛是有有人在旷野里寻觅什么东西。更使我诧异的是，风雪压迫得人口也张不开，而那个旷野里的人，却悠然自得地唱呀唱的。那歌声时时被风雪打断，那人似乎不愿向风雪屈服，被打断的歌声，又一再高扬起来。

明远又犹豫起来了：“路上还是有人哪，可见还是能走！”

社主任老王说：“那是吆喝雁的人，不过在村边麦地里赶一赶雁罢了，他连河滩也不敢去哩。”

回到屋里，房东收拾好了炕，泥炉里的炭火正熊熊地烧

着，杨明远坐在炉边，神情还有些不安地说：“会不会是区书呢？”

社主任老王哈哈大笑道：“支书，你这人真太心小，一味的胡思乱想，区书这会儿怎么会来呢？”

我也以为区书现在不会来，因为县上的会至少得两天，就是元旦不休息，他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回到区上。

社主任又笑着说：“区书爱人在县卫生院工作，他要回来，也在早晨。”

明远点点头说：“有根据，今天是除夕，又是星期六，县上各机关都放假了。”

社主任给我们放好门帘，回家去了。

我们又谈起严区书来。杨明远的兴致特别高，疲乏和睡意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他讲区书小时候的困苦的孤儿生活；讲区书怎样从一家皮坊偷跑出来，到洛川去参加革命；讲区书在工作中的顽强精神。他讲得那样详细、恳切，仿佛是讲他自己的身世似的。他说：“区书一九四九年缝的一条被子，现在还崭新哩。他用被子的时候不多，常常工作到深夜，伏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

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我听见许多干部都这么说过。

我知道杨明远是严区书最赏识的支部书记之一，可是区书对杨明远却特别严格，赞扬的时候很少，批评起来却毫无保留。像在这次三级干部会上，他指定杨明远作典型发言，讲题是建社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安排。他要明远先写出发言稿给他看。他明知明远从小给人揽工，识字不多，只是最近几年，在革命工作中才学会了读书和写报告。可是他看了明远的文稿以后，却用了—个下午的时间，从内容到分段，以至于文法和标

点，没一样不批评的，说他是“思想懒汉”，不肯下工夫钻研；然后，他才和他一起研究，逐句修改。那一个下午，杨明远出了好几身汗，当 he 从房里走出来时，棉衣也湿透了。

我问杨明远：“你们这个乡的工作很不坏呀，在全县都很突出，为什么严区书还那么不满意呢？”

杨明远说：“区书怕我们垮台，怕我们自满；所以，在你还来不及自满的时候，他就敲打起你来了。”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区书剋我剋得真狠。从他当支书，我当村农会主席时，他就常剋了。剋得好，如果他这几年剋得不紧呀，今天这样的工作局面，我就没法应付下来。”

风暂时平息了，雪却下得更大。我们谈得高了兴，忘记了时间。鸡叫二遍了，我们才离开火炉，走向炕边。我突然觉得身后袭来一股冷风，大概风又刮掉了门帘吧？回头一望，帘子下凛然屹立着一个雪人。他的脸庞瘦削而黑青，宽额头，宽鼻梁，眉毛拧成一条绳，眼睛眯成一条细线，仿佛害怕灯光把它溶化了似的。他望着我，嘴角慢慢泛出一缕细细的笑纹，声音柔和地说道：“你也在里！”

“哦！是你呀！”我惊讶地说着，急忙握着他的手（那手，简直是一块正在消解的雪团）。

他在门外脱掉了大衣，抖落了雪花。

杨明远悄悄在我耳边咕哝着说：“嘿，我估计得不错吧？”我点点头。

严区书听见了，在门外问道：“你们说什么？”

我说：“我们正在谈论你，你就到了。”

“谈我什么呢？对我保密不保密？”

我笑着说：“幸亏没说什么坏话。”

“多谈坏话比戴二尺五的高帽子强，只要能让本人知道！”他那慢条斯理的样子和款款浅笑的神态，简直像个老诚敦厚的大姑娘。

杨明远帮区书把大衣挂在火炉边的墙上，对他说：“把鞋袜脱下，你上炕去暖一暖，炕是烧过的。鞋袜给我，我一会儿就给你烤干。”

“不，我来！”他拉着凳子靠近火炉坐下了。

杨明远一边给炉里添炭，一边说：“你没到卫生院去？我们还估计你晚上不会回来呢！”

区书说：“谁像你哟，半个月不回家就害病了！”

明远哈哈地笑着，争辩道：“这真冤枉死我了！老王，你说句公道话吧！”

我对区书说：“你大概事先没到卫生院去挂号吧？”

区书笑着说：“不，我去请了个假期的假！”

我们一同大笑。区书又一本正经地说：“不要笑，这是家庭纪律！”他脱下鞋袜，那鞋像个泥浆罐子似的，看样儿至少有一二十斤重，鞋子一接近炉火，鞋底就发出嗞嗞的怪叫声来，喷出一缕缕的蒸汽。他像是欣赏着那些泥浆，很愉快地说：

“雪真美呀！走到路上，密密层层的大雪包着你，团团急转。你简直觉得是掉在风雪的漩涡里了，永远润不出去了。”

明远准备让区书抽查这个社。他翻开笔记本，等待区书发问。

区书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却说道：“这儿的牲口饲养室修补得不错，不透风，暖和，再冷的天也过得去。”

明远听到区书少有的夸奖，便谨慎地问道：“你看了？饲

养员还没睡吗？”

区书说：“那儿人还不少，你们这里散了会，有些人又跑到那里去了。”

我说：“原来你先去摸了一下‘底’，才上这儿来的呀！”

他笑着说：“习惯了，听见那里有人，就进去和他们随便谈了谈。”接着，他转向明远说：“新建社验收得怎样？”

明远说：“快验完了。今冬建的社，一般的质量要比去年建的社好些。区书，你看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区书没正面回答杨明远的问题，却沉思地说：“问题是下一步和下几步怎么做，要早些考虑好。社会主义来得这么快，咱们的感觉动作也得快也得灵敏，稍一迟钝，就要落后。”停了停，他声调固执地说，“要思考在前，动作在前，要走在前面！”

一句很平常的话，立刻在杨明远身上产生了影响，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严区书用拳头托着下颌，眯着眼睛，火炉里的火光映红了他的沉静自若的面孔，又说：“群众情绪很高，合作化的步子很快，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可是，其中有个把人，只顾见人就道喜，忘记走路了，像喝醉酒似的，绕着桌子转呀笑呀的。”他又抬起头来望着明远说：“咱们万不能坐下来喝酒，咱要赶路！”

这时，大门响了，区书侧耳听了一听，急忙提起湿气腾腾的鞋袜穿在脚上。

进屋来的是社主任王槐旺和生产委员王振家。槐旺披件棉袍，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烤焦了的黑馍吃着，大模大样地说：“看见你的手电光，我却把你当做吆雁的了。哈哈……来吧，

区书，吃馍！”区书说：“不。”振家嚷道：“哈哈，你这家伙，只拿一个馍，自己倒咬了一半，还让区书吃呢！”槐旺说：“谁像你，客出了村，才说饭做好了。”说着，他从棉袍下伸出另一只手，手里端着一碟油辣子，几双筷子，又从怀里掏出四五个烤馒头放在桌上，对振家说：“喂，伙计，把你的也拿出来吧。”振家瞪着眼说道：“你不问我老婆愿意不愿意，就死乞白赖地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我衣服都没扣就跟你来了。不信你们看——”他拉着衣襟，挺着胸脯，果然，满胸膛上的疙瘩肉都露在外面。明远揭穿他道：“一年四季，啥时候见你扣过胸前的扣子啊？”全屋人都笑起来。振家天真地笑道：“这也是一种习惯哪！”

区书拉槐旺和振家他们坐下后，从自己的大衣里拿出笔记本来。明远以为区书要开始抽查了，便准备汇报。区书说：“你已经验收过就行了，按照你的意见去做就是。我来，是要和你们研究生产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县委也在追赶时间，原定要开两天的县委会，一天就开完了，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钟。散会后，严区书满可以住在县上不回来，可是他在那里不安心；合作社的许多事情吸引着他，县委会的决议燃烧着他，许多同志除夕之夜仍在农村里继续工作的情景召唤着他，他便给自己的妻子做了点“说服”工作，冒着大雪回到乡村来了。未离县以前，他就给副区书打电话，商量好召开全区干部会议的事情。他自己则直接到乡，先找了个老社，然后又跑到这个新社来。他来的目的，是要掌握新社和老社生产计划的情况，特别是干部思想，给明天的会议做一点儿准备工作。

社主任王槐旺报告完了以后，明远又作了补充。区书一直